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明季稗史初編

(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季稗史初編

(一)

國學基本叢書

烈皇小識序

烈皇昔繇藩邸入繼大統。毒霧迷空。荆棘滿地。以子身出入于刀鋒劍鏃之中。不動聲色。巨奸立掃。眞所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耶。儀監于殷。盡徹諸內奄。政事俱歸于外廷。誠千載一時也。然而逆璫遺孽。但知力護殘局。不復顧國家大計。卽廢籍諸公。亦閱歷久而情面深。無復有贊皇魏公其人者。且也長山以改敕獲戾。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幾烏程以枚卜告訐。而上疑羣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債事。而上疑邊臣不足任矣。舉外廷皆不可恃。勢不得不仍歸于內。適又有借不測之恩威。伸具瞻之喜怒者。事權乃盡歸于內。而不可復收。嗟乎。赫赫師尹。顛倒豪傑者乃爾。卽後先臣以講筵荷蒙聖鑒。超拔政府。真有虛己以聽之意。而兩月揆地一語招尤。致負聖明特達。無以報稱。天乎人乎。豈氣運使然乎。先臣罷而韓城武陵輩。雖聖主日見其憂勤。而羣上日流于黨比。痼疾已成。不復可藥矣。不肖于十七年中。備集烈皇行事。以志堯舜吾君之恩。又以志有君無臣之嘆。集成巨帙數十冊。可備一朝史料。因遭家難。同世藏書翰墨等項。誤行寄託。遂不可問。致烈皇遺跡。媿行湮沒。不彰當亦有志所共痛心疾首者也。年來屏跡深山。間有客相遇。從詢及舊事。尙有一二彷彿胸臆間。竊失此不傳。後悔無及。又承同志或一人一事相示。因纂抄成冊。名曰烈皇小識。共八卷。意四方君子。當有識其大者。雖所纂者十不得二三。然以備修史者之采擇。亦未必無小助。迨至天不祚明。帝星告殞。守正不屈。寧以身殉。輒悲憤填膺。扼吭欲絕。涕泗滂沱。幾執筆而不能下矣。竹塢遺民文秉書于考槃之煮石亭。

明季稗史初編目錄

卷一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卷二	行在陽秋	嘉定屠城紀略	幸存錄	求野錄	江南聞見錄	賜姓始末
卷三	行在陽秋	嘉定屠城紀略	幸存錄	求野錄	江南聞見錄	賜姓始末
卷四	行在陽秋	嘉定屠城紀略	幸存錄	求野錄	江南聞見錄	賜姓始末
卷五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卷六	聖安本紀	嘉定屠城紀略	幸存錄	求野錄	江南聞見錄	賜姓始末
卷七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卷八	聖安本紀	嘉定屠城紀略	幸存錄	求野錄	江南聞見錄	賜姓始末
卷九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卷十	聖安本紀	嘉定屠城紀略	幸存錄	求野錄	江南聞見錄	賜姓始末
卷十一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卷十二	聖安本紀	嘉定屠城紀略	幸存錄	求野錄	江南聞見錄	賜姓始末
卷十三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卷十四	聖安本紀	嘉定屠城紀略	幸存錄	求野錄	江南聞見錄	賜姓始末
卷十五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卷十六	聖安本紀	嘉定屠城紀略	幸存錄	求野錄	江南聞見錄	賜姓始末
卷十七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卷十八	聖安本紀	嘉定屠城紀略	幸存錄	求野錄	江南聞見錄	賜姓始末
卷十九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卷二十	聖安本紀	嘉定屠城紀略	幸存錄	求野錄	江南聞見錄	賜姓始末
卷二十一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卷二十二	聖安本紀	嘉定屠城紀略	幸存錄	求野錄	江南聞見錄	賜姓始末
卷二十三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卷二十四	聖安本紀	嘉定屠城紀略	幸存錄	求野錄	江南聞見錄	賜姓始末
卷二十五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卷二十六	聖安本紀	嘉定屠城紀略	幸存錄	求野錄	江南聞見錄	賜姓始末
卷二十七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揚州十日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

明季稗史初編卷一

烈皇小識

烈皇帝爲光廟第五子孝純劉太后所出而撫育于李莊妃天啓二年九月冊封信王七年二月出就外邸成婚冊妃周氏熹廟病危魏忠賢遣腹奄涂文輔迎上入宮上時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是夜秉燭獨坐見一奄攜劍過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憫遷者欲以酒食問左右何從取給左右對宜取之光祿因傳令旨遍犒之歡聲如雷周后在外邸禱卜無虛晷亦虞入朝有他變也

上旣卽位廷議改元禮部擬進者四永昌紹慶咸甯崇貞御筆改貞爲禎點用之

上卽位後追尊劉后孝純皇太后遷祔慶陵加李莊妃諡號立周后爲皇后尊張后爲懿安皇后孝純母年七十五封瀛國太夫人姪劉文炳封新樂侯周后父周奎授左都督次年冊立太子封奎嘉定伯懿安父張國紀封太康伯凡四大朝廷臣俱用朝冠朝服內奄則否惟除歲祭中霤之神司禮監掌印太監代行祭禮奏請祭服服之大朝止磕頭呼萬歲而已逆賢擅政凡遇大朝自王體乾至牌子等俱僭用朝冠朝服于乾清宮大殿內照外廷儀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內奄一如鴻臚班首亦致辭焉後魏良卿晉封逆賢改戴貂蟬冠班列王體乾上及上登極逆賢仍照熹廟行禮繼憚上英明止用本等服色同衆叩頭呼萬歲

逆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斃者以千計上一日問及逆賢時與王體乾侍側體乾對曰大奸大惡法

所不能治者用之上蹙然曰雖如此說殊覺太慘非國家盛事也逆賢默然衆共叩頭呼萬歲而退上旣登極所以優容客魏者一如熹廟而信邸承奉盡易以新銜入內供事後將李朝欽裴有聲王秉恭吳光成譚敬裴芳等次第准其乞休逆賢羽翼翦除一空復散遣內丁方始謫逐逆賢肘腋巨奸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天縱英武何以有此時閣臣四員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楨皆逆賢爰立也上首放立極而亟允枚卜之請特點華亭錢龍錫吳江周道登蕭山朱宗道高邑李標長山劉鴻訓晉江楊景辰六員後宗道以禮部題崔呈秀父卹典有在天之靈等語景辰以掌院率諸翰林公疏頌美逆賢俱爲科道劾奏次年與三舊輔俱次第斥放回籍

上諭兵部各處鎮守內官一概撤回凡相機度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靖忠藪以副朕懷上諭戶部封疆多事徵輸甚煩朕殊憫焉蘇松等處織造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用此一方民其俟東南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上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極臣民之憤稍紓而詔獄遊魄猶然鬱錮含冤未伸著該部院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最可憫者應褒贈卽與褒贈應卹蔭卽與卹蔭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卽與復官應起用卽與起用有身故擒贓難結家屬波累羈囚者應開釋卽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心

上諭禮部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許以一子報官奄割有司造冊送部院收補日

選用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煙瘴地而充軍。兩鄰歇家不舉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奄割童稚不堪多至殞命。違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往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命。多列榜文。諭到之日爲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方官司奏聞。鄰右歇家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倘有強奄他人。希圖誣賴的訊明反坐。決不徇縱布告中外恪行遵守。

御史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後擬與羣奸共收餘燼力持殘局。時已差河東巡鹽河南掌道御史安仲題請留佐大計削籍諸臣雖屢奉起用之旨。維垣一手握定百方阻遏。新參蕭山晉江係彼同志協力護持監生胡煥猷疏論黃立極等四人謂當逆賢擅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碑立祠各撰文稱頌。宜亟行罷斥并乞查究督撫按之建祠者。又言起廢不公不廣。維垣特出疏參駁且請下法司究問指使蕭山已票嚴旨。御筆批胡煥猷雖必有賄使之者。但不必苛求以滋葛藤璫黨咸俯首喪氣中外頌大聖人舉動出尋常矣。

時言路皆逆賢餘孽上特下考選之令。先後授曹師稷顏繼祖宗鳴梧瞿式耜鍾炌等爲給事中。吳煥葉成章任贊化等爲御史。咸以糾彈璫黨爲事。而朝端漸見清明矣。

崔呈秀子崔鐸北榜中式。周應秋子周錄南榜中式。雖經褫革而衡文者尙逃指摘。南京國子監助教施元徵上疏劾之。於是中書林瑞芳江陰知縣岑之豹俱下部議罷斥。主考時徐泰陳具慶等各疏辨以糊名爲辭。蕭山輩力庇之。有旨免議。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大計天下吏主計者吏部尙書房壯麗左都御史曹思誠考功郎中李宜培吏科都給事中魏照乘掌河南道印御史安伸佐計者楊維垣也是舉也爲聖天子第一新政宜將媚璫諸奸痛加掃除顧壯麗等皆璫孽也互爲容隱咸逃吏議人心頗爲不平云

江西巡撫楊邦憲由陝西布政陞任當今上正位之後猶進廠臣功德巍巍之疏拆毀名賢子羽祠并毀祠旁民居千餘家爲造逆祠地河南右參政周鏘造逆祠于開封建標祠所僭書大工具致書魏良卿欲爲逆賢造滲金像四川右參政郭士望補官一疏痛詆應山其訛頌逆賢也令人髮指江西副使李光春已例轉矣猶疏論福清備極醜詆及申詳逆祠司道張福臻王化行等槩置格外卽云撫按不行開送科道拾遺疏獨不可糾舉耶仲與維垣不足道照乘亦漫無短長耶按照乘于甲子冬陞吏垣長見璫僕方張遂力請告歸里似乎有品骨者今臨事如此前後若兩截矣然照乘雖非璫孽而長垣一脈淵源有自後入政府構黃解之獄其生平已見于此

翰林院編修倪元璫奏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略曰近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爲邪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之議論甯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甯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乎豹虎之徒公然起而背畔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今日之持議者能以忠厚之

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維時與事大臣皆蓄縮閑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爌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而當日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擇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人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實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以窩盜之名者豈以數十年前有其兄某不逞之事乎夫人知其有某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某之至德某之特行以爲之祖父且愚賢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文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時衆論咸推蒲州舊輔及先文肅錢公謙益姚公希孟等戶部員外王守履疏薦蒲州奉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旨而楊維垣一手障天於蒲州先文肅尤力行貶駁輿情不平甚故倪公出此疏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駁之倪公亦出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略曰臣讀楊維垣入告諸疏深訝其不能仰副聖心且若力欲與皇上相反者蓋皇上之諭一則曰分門別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皇上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著起用而維垣於二臣曰非賢曰不檢是

皇上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于正氣實有未伸。皇上事事虛公。而維垣言言我見。臣竊惑焉。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璉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日之議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略。未嘗不指之爲貪。其於廷弼也。特卽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例之。以魏忠賢之窮凶極惡。積贓無算。而維垣猶尊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而何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嚴諭。初擬止于削奪。豈不如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政。又何尤昔人之護熊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抵觸逆璫及抗疏櫻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非定論矣。卽如廷弼一事。爌但票免一梶。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爲難於坐贓。於是再傳覆訊。改爲封疆之案。派贓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尙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與王之寃不同。議論深刻。亦不失春秋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爲賣直。趙盾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素著。以參沈淮忤逆璫而譴斥。文則以救王紀而降削。均之得罪於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此說胡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魏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躡級之儔。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於是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遂至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

嘆哉至批炤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辯之當朱童蒙官吳時偶一犯杖斃其妻貧不能殮乞丐里中文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爲此言正爲人之詆真狂狷爲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相與頌德建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認臣抑揚之辭爲一成之論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未安者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爲非訓也卽如崔魏之貫滿久矣使不遇聖明御宇誰有能攻而去之者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說爲頌德建祠者解嘲假令崔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爲無可奈何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俛首從叛乎維垣又言今日之曲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而臣以爲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真邪如宋臣蘇軾程頤交詆爲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遂成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憎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惜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安取案乎總之東林取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概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反代逆璫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上爲心動維垣輩之毒網始破人謂倪公二疏實爲廓清首功云

光祿寺阮大鋮上合算七年通內神奸疏略曰汪文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

宮之疏紛紛迎合。此內外謀傾宮闈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立爭。汪文言等嗾臺省諛王安佐楊漣左光斗而繼春削籍。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吏部尙書周嘉謨雅重熊廷弼復任經略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逆賢効之逐戚畹撼中宮。此中外謀危母后之始。後御史毛羽健劾其比擬不倫黨邪害正有旨阮大鋮前後反覆陰陽閃爍著冠帶閑住去蓋長山所禁也。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施鳳來張瑞圖爲考試官。取中曹勳等三百五十人。

時羣奸力持殘局。海內正人概不得登。啓事翰林必由內閣題請。元城既逐。平湖當國亦力持不可。及是平湖晉江以會試主試入閣。高陽特題起陞。先文肅姚文毅虞山朱繼祚四人兼及者以嫌避也。人謂老高陽慾憲成之。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若宰何瑞徵管紹寧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上留心策士。進呈三十六卷。並貯名金甌中。以金箸夾之。凡三夾皆得若宰。遂定爲狀元。前是枚卜華亭少所推轂者。吏都垣魏照乘係華亭丙辰所取士。故與會推上亦貯名金甌。用金箸決之。首夾即得華亭。然兩公勳業德望俱無聞焉。何以邀有天幸乃爾。

御史吳煥疏參漕運太監崔文昇略曰。文昇引進李可灼漫投寒瀉之藥以致光廟賓天實坐不赦之辟。而日爲逆璫腹心總督漕運控扼江淮要害與劉忠選恣爲縱肆剝君虐民幾激大變應行逮問疏入文昇拉同作宮門哭聲達帝上立拿倡首二奄同文昇各杖一百俱降淨軍發孝陵煥疏留中。

倪元璫疏請毀三朝要典略曰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議關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義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爭梃擊者力護東宮爭風癲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彌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爲忠悃則皆忠悃以爲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壇籬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稱頌德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諸奸乃始叛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則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執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思若未翻卽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奄豎之權而屈役史官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並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旣不可擬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敍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有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當今正氣日升方隅漸化自宜進以平飲沃以溫湯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滅則公正之憤千年不釋也時上卽欲將要典焚毀蕭山稟旨這所請關係重大著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具奏下增聽朕獨斷行五字旣而廷議僉同奉旨要典著卽行焚毀侍講孫之獬詣東閣力

爭不可毀。繼以痛哭聲徹內外。退復上力疾不能供職疏。極言要典不可毀之故。御史吳煥上疏糾之。略曰：孫之禍爭要典不可毀者。云皇上于熹宗會北面事之。見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二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埽除。何必如此忍心狠手。於祖考則失孝。於熹廟則失友。是明咎皇上以不孝不友矣。夫孫之禍亦知今日要典之毀。毫無損於聖祖神孫之孝慈。而當日爭梃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羣邪奸黨欲殺忠良苦無題目。借此爲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梃而馳至。排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辯辯。此而不問。將亢圖魚腹。踵發禁廷東宮危矣。惟廷臣持破柱詰之威。神廟光考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之間所全實多。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不亦冤乎。及光宗嗣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長。一旦哀思太過。聖體恒羸。崔文昇李可灼以瀉下之藥進。鼎湖遽逝。攀髯無策。而涕泣號呼歸罪嘗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乃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不赦之罪。反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躋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亦大不平矣。至于移宮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宮府徑庭。危疑紛起。誠蚤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心。則負戾奠鼎。他何暇恤。彼謂待宮眷必宜從厚者。此痛定事後之言。迨至聖眷無改。恩禮有加。於先帝之孝益顯。惟日爭梃擊爭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於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劉志選徐紹吉諸奸勒成要典一書。稱之爲孝而後孝。稱之爲慈而後慈也。如以爲先帝敍文必不可更。彼僞祠之建。僞爵之封。位上公。錫鐵券。胙土田。何一非稱皇稱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羣愚欺當世。而不知斯民三代之直斷不可枉。

也准是公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辯言亂政邪說橫行伏祈皇上將孫之獮立賜褫斥以爲無禮於君者戒疏入蕭山輩竭力調護得旨孫之獮已經回籍詞林閑局不必過求

原任尙寶司卿黃正賓上聖世除惡務本疏略曰前臣戍大同日擊內鎮尅減馬匹銀兩陽和各軍鼓譟毀官署划典鋪將吏叩頭求免此時撫按脅於內鎮之威莫敢據實奏聞邊防迄今壞盡卽一鎮可推各鎮也是奄宦者天下禍本也至交結近侍明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孫蠭集究其爲作俑者魏廣微發縱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始以攻熊廷弼爲媚璫贊見旣而逢惡魏廣微以擔當共媒富貴某宜戍某宜削奪一一疏記與廣微使大肆其排擠之毒手夤緣督理大工日奉魏忠賢色笑尅減工銀無闕最後私受銅商厚賄挪借惜薪司錢糧二十萬拂忠賢之意勒令閑住原疏可按也及覩逆賢將敗令表姪楊維垣疏參崔呈秀以爲翻身轉局地目今大化維垣雖奉謹斥潛居輦轂日與奄宦往來世界翻雲覆雨已三轉于大化之線索何叵測也時蕭山票旨有不苛求句御批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徐大化著回原籍去

御史陳乾陽疏參趙鳴陽曾入逆賢之幕有旨逮問先是有魏奄學顏者侍神廟久奏對便捷能解聖意神廟頗信任之光廟時卽休退矣曾延吳江趙鳴陽訓其姪逆賢事敗乾陽誤以學顏姓魏疑卽逆賢故疏參之後法司審鞠得實鳴陽仍放回籍

上以潛邸留心時藝卽入內合諸奄而試之出事君能致其身題取鄭之蕙第一卽陞隨堂掌尙膳監印未幾乞休

上求治頗急。召對羣臣多不稱旨。每加誚詰。羣臣愈惶悚不能對。惟長山條陳稍捷。上每溫顏以優禮之。時貂孽楊維垣等相繼出逐。雖出聖斷而票旨多由長山。於是御史袁宏勛有疏攻之。略曰：劉鴻訓一入黃扉。揚揚自得。浹旬之間。革職閑住。無虛日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計。未暇平章。惟亟毀要典。謂水火元黃是書爲祟。今毀矣。水火元黃息耶否耶。未毀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毀以後。鴻訓借之以殲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御史高捷史塈相繼糾參。錦衣張道濬亦有疏參。而工科楊繼祖出疏爭之。且言道濬越位妄言亂政。乞加重創。時上傳諭欲將宏勛等重處。鴻訓三揭力救。乃免。

時當考館選。龍飛首科例應加額。侍讀張士範上館額蒙恩疏。內有准加六名以示優異之旨等語。上因召對問士範。此旨從何而來。士範對此疏臣不與知。乃新進士張星所作。上曰：既不與知。何以列名。又曰：既知張星名。又何云不知。士範對疏入後。始知之上詰責再四。閣臣劉鴻訓奏此新進士功名念重。致有此舉。誠爲可惡。闕在皇上登極宏恩。惟望優容。上乃命寫本人闕。又命士範具本回話。後士範回話疏上有旨：士範著回原籍。張星不准授官。

周起元之逮也。由于李實之疏。李實已逮問大辟矣。一日。上召對。特宣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啓睿問曰：李實一案。有疑惑。無疑惑。有暗昧。無暗昧。啓睿奏奉旨九卿科道會問過。據實回奏。上曰：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啓睿對。李實與李永貞構殺七命。不刑自招。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吏部尙書王永光。永光對。李實初不肯承。及用刑然後承認。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實爲魏忠賢追取印信空本令。

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啓睿對威福出於朝廷一憑聖裁上曰持法要平朕豈爲李實爾五虎五彪緣何不問他決不待時後又召對上特攜李實原疏示閣臣曰此李實參問周起元等原疏卿等可詳觀之看是硃在墨上墨在硃上諸閣臣詳覽良久俱對果是墨在硃上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命傳九卿科道遞閱皆然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可待時劉若愚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按李實空本是矣本內所列事款遠在江南係何人開送時爲實費奏者孫昇也何不請提孫昇鞠問窮究到底卽云填寫出於永貞次一等足矣何至又次一等也永光窺瞰上意全無執持小人常態固不必言啓睿身任司寇不能執法廷諍乃以威福出自朝廷一語卸責亦安用司寇爲矣而閣輔科道諸臣俱無一言糾正此廷臣之所以見輕也至虎彪不問決不待時天語烺烺法司置面孔於何地竊謂蘇茂相等之罪尤浮于逆賢以下闕

給事中韓一良有勸廉懲貪疏深當聖意因召對出此疏覆閱良久命一良高聲朗誦甫讀畢取疏付閣臣閱劉鴻訓奏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上問何謂交際鴻訓奏交際如親友間遺之類情有可原納賄則希榮求寵便不可以數計矣上曰朕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格擢用可加右僉都御史吏部尙書王永光承旨因奏科臣露草必有所指乞皇上命科臣摘其尤者重處一二以爲貪官之戒上召一良指疏內開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著據實具奏來一良對臣今未敢深言俟插遼平復之後具奏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不曾知名上意怒曰難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具奏一良回奏參周應秋閻鳴泰張翼明褚泰初後復召對上曰周應秋等自有公論張翼明已下部聽勘